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

我体内的
魔鬼
茨维塔耶娃回忆录

〔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著

李 暖——译

凤凰文艺出版社
PHENIX LITERATURE AND
PUBLISHING LTD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著

李 暖
译

我体内的
魔鬼
茨维塔耶娃回忆录

Цветаева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我体内的魔鬼：茨维塔耶娃回忆录 /（俄罗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著；李暖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2

ISBN 978-7-5594-1663-6

I. ①我… II. ①玛… ②李… III. ①茨维塔耶娃
（Tsvetayeva, Marina 1892-1941）—回忆录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8178 号

书 名	我体内的魔鬼：茨维塔耶娃回忆录
著 者	（俄罗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译 者	李 暖
责 任 编 辑	邹晓燕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663-6
定 价	4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1892—1941

俄罗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诗人之一。她出生于莫斯科一个颇具艺术氛围的家庭，六岁时即开始诗歌练习，十八岁时出版诗集《黄昏纪念册》，引起俄罗斯诗坛的关注，此后她又出版了多部诗集。1922年，她离开祖国，先到柏林生活了两年多，之后到巴黎生活了近十四年，从事诗歌和散文创作。帕斯捷尔纳克在谈及俄罗斯现代诗人时曾说：“她是我们当中最好的。”

目 录

自传	1
母亲与音乐	6
魔鬼	44
我的普希金	84
鞭答派女教徒	143
往事	153
老皮缅的房子	162
爬满常春藤的塔楼	221
母亲的童话	233
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	242
桂冠	252
博物馆揭幕	259

父亲和他的博物馆	266
未婚夫	281
你的死	291
中国人	322
人身保险	332
马的奇迹	341

自 传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

1892年9月26日生于莫斯科。父亲——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的一名教授，美术博物馆（又名造型艺术博物馆）的创立者和收藏家，杰出的语言学家。母亲——玛利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梅因，是一位狂热的女音乐家，热爱诗歌，自己也写诗。我对诗歌的狂热遗传自母亲，对工作和大自然的热情则来自父母双方。

我最初接触的语言是德语和俄语，七岁左右，习得法语。母亲为我们出声朗读并演奏音乐。读《温蒂涅》^①《鲁斯捷姆与佐拉布》^②

① 《温蒂涅》：德国作家福凯（1777—1843）的小说，又名《涡堤孩》《水妖记》等，是茨维塔耶娃童年时期格外青睐的一部作品，在《母亲与音乐》《爬满常春藤的塔楼》等自传散文中多次提及。

② 《鲁斯捷姆与佐拉布》：俄国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1783—1852）的叙事长诗，以古伊朗传说为蓝本。

《草丛中的女王》^①。我独立阅读的，是《尼洛与帕特拉什》^②。从四岁起我最喜欢做的事是阅读，五岁起则最爱写作。我爱这一切爱到七岁，之后别无他爱。四十七岁这年，我说：我应当认知的一切，在七岁以前都已认知完毕，接下来的这四十年，我一直在醒悟。

母亲本身多愁善感。我是她的长女，但她最宠爱的不是我。她为我感到自豪，爱的却是二女儿。幼年时我为母爱的缺乏懊恼万分。

十岁以前是我的童年。我家住在莫斯科三塘巷的一幢老房子里，在奥卡河畔还有一座孤零零的别墅，叫“佩索奇内”，靠近卡卢加省的小城塔鲁萨。

我上的第一所中学是左格拉夫-普拉克辛娜^③音乐学校，坐落在梅尔兹利亚科夫巷。入学时，我是年龄最小的学生，还不满六岁。第二所学校是第四中学，我在这儿读预科班。1902年秋天，我随生病的母亲前往直意大利海滨疗养，住在热那亚附近的小城内尔维。在这里，我初次结识了一些俄罗斯革命者，接触到革命的概念。我写了一些革命诗歌，在日内瓦出版。1903年春天，我去了洛桑的一所法国寄宿学校，在那儿读了半年，写了一些法语诗。1904年夏，随母亲去德国的黑林山，秋天就读于弗莱堡的一所寄宿中学，写德语

① 《草丛中的女王》：法国作家安德烈·特里耶(1833—1907)的中篇小说。茨维塔耶娃1926年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中曾提及：“六岁时，我读了这本小书的译文。不是我读的，是母亲为我出声朗读。”

② 《尼洛与帕特拉什》：又名《弗兰德斯狗》，英国作家奥维达(1839—1908)的小说。

③ 左格拉夫-普拉克辛娜(1866—1930)：俄国著名钢琴家、教育家，1891年在莫斯科创立音乐学校，并担任钢琴课教师，茨维塔耶娃是她的学生。

诗。这段岁月里我最爱的书是豪夫的《列支敦士登》^①。1906年夏，和母亲一同返回俄罗斯。还没到莫斯科，母亲就死去了，死在佩索奇内别墅，靠近小城塔鲁萨。

1906年秋，我以寄宿生的身份进入莫斯科冯-戴尔维兹中学，写革命诗。冯-戴尔维兹中学之后，在阿尔菲罗夫中学寄宿，随后在布留霍年科中学读六、七年级。夏季，我前往国外，去了巴黎和德累斯顿。在此与诗人埃利斯^②和语文学家尼伦德尔^③建立了友谊。1910年还在读中学时，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昏纪念册》，收录我十五岁至十七岁写的诗。同年结识诗人沃罗申，他写了第一篇（如果没记错的话）关于我的长篇随笔。1911年夏，我前去科克捷别尔拜访他，遇到未来的丈夫谢尔盖·埃夫隆^④，那时他才十七岁，我就已经无法与他分离。我嫁给他是在1912年。1912年，我出版了第二本诗集《魔灯》，我的第一个女儿阿丽阿德娜^⑤也是在这一年出生。1913年，我父亲去世。

1912年至1922年间，我写诗从未间断，但没有出版诗集，只在杂志《北方纪事》上发表过几次。

从革命开始到1922年，我住在莫斯科。1920年，我的二女儿伊丽娜在孤儿院夭折，时年三岁。我1922年出国，在国外待了十七年，三年半在捷克，十四年在法国。1939年，我回到苏联——为了

① 《列支敦士登》：德国作家威廉·豪夫(1802—1827)的历史小说。

② 埃利斯：俄国诗人、象征主义诗论家列夫·柯贝林斯基(1879—1947)的笔名，茨维塔耶娃称其为“生命中遇到的第一位诗人”。

③ 弗·奥·尼伦德尔(1883—1965)：俄国语文学家、翻译家。

④ 谢尔盖·埃夫隆(1893—1941)：政论家、文学家。

⑤ 阿丽阿德娜·埃夫隆(1912—1975)：茨维塔耶娃与埃夫隆的长女，翻译家、传记作家、诗人。著有回忆录《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女儿的回忆》等。

追随自己的家人,同时也为给儿子格奥尔吉^①(他1925年出生)一个祖国。

我最喜爱的作家是:西尔玛·拉格洛芙^②、西格利德·温赛特^③、玛丽·韦伯^④。

1922年至1928年,我的诗集陆续出版:1916年,《少女国王》《俄里》由国家出版社出版,柏林和其他出版社出版了长诗《少女国王》,诗集《别离》《给勃洛克的诗》《手艺》《普绪刻》,但1912年至1922年间写的很多诗,这些诗集都没有收录。1924年,我在布拉格出版了长诗《勇士》,1928年在巴黎出版诗集《俄罗斯之后》。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诗集。

我在国外期刊发表作品如下:从莫斯科就开始写的抒情诗剧——《命运》《奇遇》《卡桑诺瓦之死》《暴风雪》,长诗——《山之诗》《终结之诗》《阶梯》《来自大海》《房间的尝试》《空气之诗》,《忒休斯》三部曲中的前两部——《阿丽阿德娜》和《费德拉》,还有《新年问候》《红色小公牛》《西伯利亚》。我的法语译著有:《勇士》(按照原诗格律翻译的自己的长诗),书中配有冈察洛娃^⑤绘制的插图,还翻译了普希金的部分诗歌、俄国和德国革命者的诗歌,以及一些苏联歌曲。在回莫斯科的路上我翻译了莱蒙托夫的诗。其他译作未能出版。

① 格奥尔吉·埃夫隆(1925—1944):小名穆尔(关于名字的来历,见《你的死》),茨维塔耶娃与埃夫隆之子。1944年2月应征入伍,6月战死沙场。

② 西尔玛·拉格洛芙(1858—1940):瑞典女作家,1909年凭《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获诺贝尔文学奖。

③ 西格利德·温赛特(1882—1949):挪威女作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新娘·主人·十字架》,192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④ 玛丽·韦伯(1881—1927):英国女作家,浪漫主义小说家、诗人。

⑤ 娜塔莉亚·谢尔盖耶夫娜·冈察洛娃(1881—1962):俄国先锋派画家,其祖父是普希金之妻娜塔莉·冈察洛娃的侄子。

我的散文有《劳动英雄》(记与布留索夫的会面)、《关于生者的生动印象》(记与沃罗申的会面)、《被俘的灵魂》(记与安德烈·别雷的会面)、《娜塔莉亚·冈察洛娃》(记生活与创作)。关于童年的中篇小说有《老皮缅的房子》《母亲与音乐》《魔鬼》等。随笔有《良心之光照亮的艺术》《森林之王》。短篇小说有《鞭笞派女教徒》《博物馆揭幕》《爬满常春藤的塔楼》《未婚夫》《中国人》《母亲的童话》等等。我所有的文章都是自传。

1940年1月

戈利奇诺

母亲与音乐

母亲^①那个盼望已久、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儿子亚历山大并未出世，出生的是我。母亲怀着强烈的自尊吞下一口气，说：“至少，她还能当个女音乐家。”我在满周岁之前发出的第一个词就是“嘎玛”^②，这词显然毫无意义，但发音相当清晰，于是母亲更加坚定：“我早就知道。”她立刻着手教我音乐，没完没了地唱着同一组音阶：“哆，穆霞，哆，这个呢，是咪，哆——咪……”这个“哆——咪”很快在我脑海中化作一本巨大的书，有我半个身体那么大。那时我把“书”说成“苏”，脑海中浮现的也只不过是这“苏”的封面，然而由于一股强大的力量和恐惧感，它又宛如从一团雪青颜色中冒出来的黄金，使我

① 玛利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梅因(1886—1906)：父亲有塞尔维亚和德国血统，母亲是波兰人。热爱音乐，师从音乐家鲁宾施坦之徒穆洛姆采娃，但遭到父亲反对，始终未能公开演奏。17岁时与一名已婚男子相爱，21岁时嫁给伊·弗·茨维塔耶夫。茨维塔耶夫与前妻瓦·德·伊洛瓦伊斯卡娅育有两个子女——瓦列里娅(即廖拉)与安德烈(即安德留沙)。玛利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婚后育有两女——玛丽娜(即穆霞)与安娜斯塔西娅(即阿霞)。1902年患肺结核，1906年在塔鲁萨的别墅去世。

② 俄语“音阶”一词的音译。

至今在心灵某个温蒂涅^①般孤独的角落还存留着炽热的恐惧，仿佛这阴郁的金子已经熔化，沉落到心底。然而只要稍有触动，它就会蓦地涌起，将我整个身心淹没，涌到眼睛边缘，淬出我的泪水。这就是“哆——咪”（它是多雷^②）。而“咪——咪”，是雷米，《苦儿流浪记》^③中的小男孩雷米。他本是个幸福的小男孩，可养母那凶恶的丈夫——残废人佩雷·巴伯兰一下子把他变得非常不幸。先是把饼做得面目全非，第二天又把雷米卖给了流浪乐师维塔利斯，卖给了他和他的三条狗——加比、泽尔比诺和多尔契，还有他唯一的猴子约里·克尔。它是个可怕的酒鬼，后来患了痼病，死在雷米怀中。这是“咪——咪”。将这些音符分开来看也很有趣：“哆”——显然是白的，空的，先于一切存在^④，“咪”是天蓝色的，“咪”是黄色的（也许是因为“正午”^⑤这个词），“发”是棕色的（也许是由于像母亲外出时穿的那件罗缎连衣裙，而天蓝色的“咪”是因为河流^⑥），如此等等。被我省略的这些“等等”可不是虚指，我只是不想为读者堆砌太多。读者心中自有独特的颜色和理由。

母亲为我灵敏的听觉感到欣喜，常常情不自禁地夸奖起来，然而，每当一句“好样的！”脱口而出，总是冷冰冰地补充道：“不过，这不关你什么事。听觉是上帝给的。”这样一来，我便永远铭记在心：

① 温蒂涅：传说中的水之精灵，德国作家福凯的小说《温蒂涅》中的主人公。

② 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法国画家。孩提时期的茨维塔耶娃由“哆——咪”这组音阶想到家庭藏书巾多雷插图版的《圣经》，该书为紫色封面，烫金大字；另，“doré”在法语中的本义为“镀金、烫金”，故而有上文的联想。

③ 《苦儿流浪记》：法国作家马洛(1830—1907)的长篇小说。

④ 俄文中的“哆”同时是前置词，有“在……之前”之意。

⑤ 原文为法语，“正午”(midi)与音符“mi”音形相近。

⑥ 俄语中“罗缎”一词第一个音节与“发”相同。而“咪”与“河流”的第一个音节相同。

我与之毫不相干，而听觉——来自上帝。这让我免于自负，免于自我怀疑以及艺术上的一切自我迷恋，因为听觉是上帝给的。“你要做的只有努力，因为上帝赐予你的每样天赋都可能被毁掉。”母亲在我头顶上方说道。我四岁的头脑显然弄不明白，也恰恰因此我反而将这番话牢记在心，无论如何也忘不掉。如果说我没有毁掉自己敏锐的听觉，不但没有自毁，而且也没允许生活将其断送和扼杀（可生活曾多么努力地试图这么做！），那么我要把这一切再次归功于我母亲。假如天下的母亲能够常给孩子们说些费解的话，那么孩子长大后不仅会理解得更深，还会更加坚定地去做。无须对孩子解释什么，孩子需要的是魔咒般的话语。咒语越晦涩，在孩子心中扎根就越深，对行为产生的作用也越发不容置疑：“我们在天之父……”

在钢琴上用琴键弹奏“哆——咪——咪”我也是手到擒来。令人惊奇的是，我的手竟然有极强的伸展性。“五岁，就已经差不多能弹一个八度，差……差一点就够着了！”母亲说，似乎想用声音去填补那段够不着的距离，而且，为了防止我自命不凡，她还说：“不过，她的脚也很灵活呀！”这话让我有了一种强烈不安的欲望，仿佛有一天我会蠢蠢欲动，试图用脚去弹八度音（况且在所有孩子当中，只有我能成功地把脚趾铺成一个扇形！）。然而，我从来不敢这么做，甚至不敢多想，因为“钢琴就是圣物”，任何东西都不允许摆放在上面，不单是脚，连书也不行。每天早晨，母亲都带着受难者般高傲而固执的神情，将父亲的报纸从钢琴上拿开，扔在报纸堆上。她一句话也不和父亲讲，父亲仍每天雷打不动地把报纸放在那里，毫无负罪感。谁知道呢？是否因为镜子般洁净的钢琴和那杂乱的灰扑扑的报纸堆形成的强烈对比？是否因为母亲那带着学究气和惩罚意味的夸张的手势？总之，我心中滋生了一种公理般坚定、无论如何也无法消除的信念：报纸是不洁之物，我对它唯有厌恶，整个报界也对

我恨之入骨^①。假如有一天我在街头凄然死去，至少我知道自己因何而死。

除了手掌硕大，我的“触键也饱满而力度强劲”，“指法对于这么小的的小姑娘来说灵活得令人惊奇”。这活泼的触键听起来像天鹅绒一般温柔，它是棕色的，因为“触键”这个词，意思就是触摸，就好像我在触摸钢琴，如同触摸一块天鹅绒，又仿佛用天鹅绒在琴键上抚过，用棕色的天鹅绒，用小猫那天鹅绒般的小爪子。

关于脚的故事我还没有讲完。我代替亚历山大出生的两年后，阿霞^②取代了尽人皆知的基里尔，来到这个世上。类似的情形母亲经历过一次，显然已经习惯，她说：“也好，又一个女音乐家。”可是，当这个被蓝色帐子困在床上的阿霞说出的第一个含义清楚的词是“巧”（“脚”）时，母亲已不只是伤心，而且感到义愤填膺：“脚？也就是说，想跳芭蕾？我的女儿，去跳芭蕾？你们的外公会有个跳芭蕾的外孙女？天哪，我们这个家可没人跳过舞！”（这一点她错了：在她母亲的一生中有过一次要命的舞会，一切都因之而起：她的音乐，我的诗歌，还有我们之间因多愁善感而无法摆脱的共同的幸福。可她对此一无所知——从来都是。明白真相的是我。她做出这个傲慢论断之后差不多过去了四十年，我在日涅维耶夫俄罗斯之家^③知晓

① 茨维塔耶娃对报纸和报业的厌恶集中体现在《报纸读者》（1935）这首诗中。此外，1926年茨维塔耶娃以《诗人论批评》一文对巴黎的俄语报刊发出挑战，陷入论战的风波。

② 安娜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1894—1993）：茨维塔耶娃的妹妹，作家，著有《饥饿的史诗》等。

③ 日涅维耶夫俄罗斯之家：一座为俄罗斯人建的养老院，位于巴黎近郊。1933年茨维塔耶娃曾前往这里探望母亲的亲戚，得知关于其外祖母、曾外祖母的一些往事，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博物馆揭幕》《桂冠》《未婚夫》等。

了一切——至于如何，我到时候再讲。)

时光流逝。关于“脚”的预言似乎在一点点应验。不管怎么说，阿霞的腿脚异常轻盈，钢琴却弹得糟糕——完全走了调。所幸声音很轻，躲到旁边的客厅就一点也听不到了。就算现在有可能记错，可说实话，她即便把手张开到极限，也不见得能从“哆”够到“发”之后的琴键。她的手(脚也一样)有些短，弹奏点到为止，触键之声有如蚊蝇。这一切融合在一起，传入耳中有撕裂之势，如剃刀切割耳垂一般。

“也就是说，她更像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①，”母亲悲痛地说，似乎已与事实妥协，“他毫无音感，实属罕见。不过小阿霞似乎还有那么点音感，要是能听清楚她唱的是什么都好了，或许，唱得还挺准的？可她弹钢琴为什么总是走调呢？”

母亲不知道，阿霞由于年纪太小，坐在钢琴前简直无聊得要命。她弹不准音符纯粹是因为打起了瞌睡，就像瞎眼睛小狗找不准自己的小盘子。或许还因为她把两个音符并作一个弹，想着这样会快一点把规定的练习弹完。又或许，是因为她触键的手就像一只落在键盘上的小苍蝇，力度不够，根本按不准那个要弹的琴键。不管怎样，她弹琴的时候闷闷不乐，甚至泪流满面，两行泪水像小溪一样淌过脏兮兮的小脸，伴随着蚊子般令人厌烦的抽泣声：“咿——咿，咿——咿，咿——咿。”这哭声让家里所有人，甚至连同看院子的用人，都抱着脑袋绝望地叫起来：“哎呀，又来了！”阿霞每天坚持不懈地练习，这反而让母亲从内心深处对她的音乐生涯愈发感到绝望。

^①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茨维塔耶夫(1847—1913)：茨维塔耶娃之父，俄罗斯著名语文学家，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今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前身)创始人和第一任馆长。

于是渐渐地，母亲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有着修长手指而且从不落泪的我的身上。

“脚，脚。”母亲若有所思地说。她和我们一同走在卡卢加^①秋天的草地上。秋天的草地已经剪平。我们长大了一些，剪了一头短发。“脚又怎样，说到底芭蕾舞演员也能成为正派女人哪。我就认识一个，住在索科利尼基，甚至还生了六个孩子，是个出色的母亲。她真是完美，有一回就连你们外公都允许我去参加她的洗礼宴……”接下来很明显开起了玩笑（这只是玩笑，我们都心知肚明）：“穆霞，可以当个著名的钢琴家，阿霞呢（边说边仿佛咽了一口气）……当个著名的芭蕾舞演员，我就会自豪得连双下巴都长出来啦。”再接下来，便已全然不是玩笑，而是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苦楚：“看吧，我的两个女儿也会成为‘自由艺术家’，当年我多么渴望成为这样的人啊。”（她父亲家教甚严，不让她抛头露面。她只上过一次舞台，和年迈的波萨特^②一起，那是他和她去世的前一年。）

……然而对于乐谱，起先我是一窍不通。琴键可以去按，可音符呢？琴键是实实在在的，它就在那儿，黑白分明，音符则不然，音符在乐谱的格子上（谁能认清是哪个？）。此外，琴键按之有声，音符却无法入耳。琴键切实存在，音符却是乌有。既然有了琴键，还要音符做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直到有一天，为了给母亲祝贺，奥古斯塔·伊万诺夫娜给了我一封贺信，在信纸的标头上，我看到落在五线谱格子上的不再是音符，而是一只只小麻雀！那时我才明白，

① 卡卢加：俄罗斯的卡卢加州，位于东欧平原中部。佩索奇内别墅所在的小城塔鲁萨属卡卢加州。

② 埃米尔·波萨特：德国演员、导演，1905年在弗莱堡巡演时，茨维塔耶娃的母亲曾在其合唱团中演出。